江南野史/卷05

维基文库 · 免费全文 · CC BY-SA 4.0

目錄

江南野史

◀上一卷

卷五

下一卷▶

○孫忌、劉仁贍、陳晦、鍾謨、朱元

孫忌者本名晟，山東齊郡人。少家貧，力學能屬文。朱梁主舉進士，會莊宗立號河北，方召募河南仕人。忌因亡之唐。

署為著作郎、直史館。莊宗滅梁，隨落都下。迨明宗嗣位，以莊宗番漢馬步使朱守殷出鎮汴州，辟忌為判官，遷員外郎，守殷猜之，不能自安。忌因說之叛，明宗使安重誨攻之。城陷，守殷伏誅。忌乃窘迫，落發為桑門。將亡淮南，時圖像索之頗急。至正陽，未濟，追騎適至，疑之。忌乃坐岸，偽捫虱嚙蟣，追者睥睨久之，乃去，忌方獲渡。至旅邸，翹坐。先主常使親信於淮頭竊覘過客，見忌姿儀偉重，有異常僧。乃走庭下喏之，忌端然不答。逆者知之。乃聞先主。使人迎置門下，優容禮問。

忌以實對，遂令蓄髮冠帶。後從先主渡江，署節度巡官。彌見親寵。每至宴談迨旦迄夕。與徐！玠同預禪代，擢拜翰林學士、知制誥。文詞亹順，優宛而古。尋遷中書侍郎。才宏口辨，詞說泛濫。常為宋齊丘所忌憚。迨嗣主即位，素所畏重，累遷右僕射、平章事。與馮延已俱相。頗有志於重熙富庶，燮育疲民。

時已下湖南。忌白嗣主：「楚國兄弟自取敗亂，其民何罪使之困瘁。且欲解桂林益陽之師，以節鉞授劉言，使自安緝。冀惠有衡潭之地，則二藩在吾彀中爾。」延已狠愎不識大體，不然其議。未幾劉言果襲取長沙，邊鎬棄城而走。忌鄙延已，謂入曰：「玉卮象甌盛內狗穢，雞樹鳳池棲集鳧翟。」遂求罷相，嗣主許之。未幾，會周師攻淮甸，劉彥貞等全軍陷沒，劉仁瞻固守壽春。嗣主懼，遣忌與王崇質、鍾謨、李德明相次奉表稱藩請和。周世宗留忌，使德明反命，請割淮南十四郡以江為界。

朝議不從，殺德明。遣齊王景達、陳覺、朱元等救援壽春，與周人屢戰。會朱元叛，軍遂遁。仁瞻堅守不下，世宗怒江南失約，遂引忌責之。及話江南事實。忌對以兵甲尚強，宋齊丘良相也。乃致忌於樓車，令呼仁瞻趨降，忌知終無生還之理，不忍負國家恩顧。至城下，乃大呼曰：「劉仁瞻汝好固守城池，江南救援即至。我遇強暴死在旦夕，汝可效死立忠，無為降虜，使我羞於泉下。」左右交擊其口，忌顏色自若，世宗怒殺之。

將即刑，整衣冠望南而拜，曰：「臣不忘主恩，謹以死謝。」

遂斬之。忌家先為明宗所誅。過淮娶嫠婦高氏，及燕公駢之少女。無子，有隨婦子李紹慶。嗣主優秩以慰之，追封中書令魯國公。

劉仁瞻者，濠州刺史金之次子也。少習兵法，起家如小將。性淳謹，器度偉重，喜怒不形於色。總令兵士嚴而不殘，有良將之才。出典郡符，鄣治無滯，有政績能名，軍民樂其仁信。

詔入為天威軍都虞侯，常直宿衛，復出鎮江夏。長沙之後，安撫郡邑，士民服從。入典禁兵甚見親任。保大十三年出鎮壽春。

未數月，會前監軍使奏罷。冬月，沿淮把淺，屯戍饋糧。仁瞻奏以邊禁境備禦廢弛，乞分重兵以防不虞。未報周師景至。城中將校軍吏皆撓懼不知所措。仁瞻按行城壘，分兵指授，守據要沖，視如閑隙。眾心遂定。劉彥貞援兵，既至將追周師。仁瞻固止之。曰：「北人奸詐，恐其設伏。故宜按甲養銳，以俟其隙。」彥貞性本佻侮，不習兵術。乃曰：「賊聞吾至必先遁走。所謂縱敵恥也，不追則貽患。」於是奮行，果為所敗。自是群下服其料敵，各出死力以聽任使之命。周世宗師眾四面攻擊，仁瞻支吾拒守，經年不能下。遂與裨將破城南大寨，斬獲數千級。北人大懾。又表邊鎬代已守城，自帥兵決戰，冀定。

得表，嗣主畏懦，惟加撫諭，不從其表。因懼恚而疾，其子謀叛，遂命立斬，監軍使周構哭以救之，亦令並誅。及周世宗樓車載孫忌於城下，大呼仁贍：「曰汝可固守城隍，效死立忠，無為降虜，使我羞於地下。」於是士卒聞之，心堅鐵石。仁贍猿臂善射，發無不中。一旦世宗親臨城下，坐幄中，觀戰士攻城。仁贍自城上射之，矢去御座數尺輒墜。左右驚愕，咸諫請少避之。世宗乃曰：「一箭射殺一天子，天下寧復有天子乎？」遂命左右進床坐於墜箭之上。矢復至，又遠數步而止。仁贍知之，因捐虧投矢，謂左右曰：「斯乃天也，非吾不能中之也。吾世受國恩，兄弟門列棨戟者數人，然不能治危捍敵，寧靜邊境，貽憂君父，吾且恥之。今雖病猶能奮力執戈，與諸君背城血戰，死於旗鼓之下。乃吾之分。終不以大丈夫之節屈身以事二姓矣。」久之，世宗駕亦起，仁贍疾彌加，不能視事。副使孫羽等懼不能謀，遂以城降。世宗嘉其忠，果使舁至，親自慰諭，授以節鎮之任。仁贍不起，以手指口而卒。時日陰曀，天雨黃沙。士卒聞之，人人莫不御泣而哭曰：「上天不仁而使吾父死也。何用生為？」自剄者數十人。初，仁贍歲久不克，世宗城淮北為壽州。迨仁贍死，乃以故城為壽春縣。君子曰：「以周世宗之神武確斷，當矢石而不懼。予觀自古帝王之達者一人而已。況太祖太宗躬總元戎而蕞爾，彥貞可禦之乎？」仁贍死未逾月而淮上兵起。其能得士卒之心，樂為用命，若非良將又焉至之。

陳晦者，建陽人。生而期月，足勁能履。父母異之，小字阿鐵。為人勇敢，長而任使，仕至裨將，軍中壯之，呼為陳鐵。

諸軍圍建州，晦每出戰，前鋒懼之，難與為敵。及城陷，為王建封之眾所獲，將釋縛斬之。自踴出於群眾，執者不能制，追之不及，乃奔查文徽軍中。文徽素知其驍壯，遂以為小將，俾領其舊部，招集亡叛。復與潘承佑薦於嗣主，以為劍州刺史。

及征福州，李義海為前鋒，大破其將馬先進之眾，遂遷建州節度使。委鎮邊境，復有吏幹，兼治農戰，軍民化服。及周師入淮甸晦遣長子德誠引卒數千赴難於壽春。諸將戰多不利，喪失師徒。惟德誠出入堅敵，未嘗少挫鋒銳。班師之日，獨賞其軍，旌之為「百勝」，授以和州刺史。德誠自少好學，才兼文武，有能詩名。後累池、虔，為郡有政績。故海之爵位累至同平章事。在鎮十數年，多薦儒學，甄升將校，時議多之。因疾求罷，後主召至建康，親臨其第視問慰勞，即日而卒。

鍾謨，會稽人，徙居建安。博學喜為文章。嗣主愛之，遷自末品，寵任異常，轉至吏部郎中。為人諂諛佞媚，反覆難信，復多妒忌。及使為周世宗所善，使歸諭旨。乃擅自益

加諸潤色，常以簷篠。為陳覺所排。少與李德明親友，頗怒覺等，樹黨攻之。固求北使覆驗覺言，嚴績之事，往來數四。嗣主不能揣悟事理，獨任偏辭，貶殺覺等。釁加元老，自謨之始也。時議以嗣主使鍾謨覆實而殺覺，若使覺覆驗必殺鍾謨也。及遷禮部侍郎知當事。主昔之在多換其彀，權勢危峻，克剝侵官，百司之務多出於已。李德明之死，唐鎬預其謀。至是鎬懼不自安，會信州刺史張巒入衛。謨素與善。每詣謨第。輒屏左右而語，或至夜分。鎬知其陰，構之。及太子冀卒，子幼從嘉乃冀同母弟，當立。謨與第七子紀公從善，同使北朝，尤胥優狎，頗相稱譽。

因白嗣主言：「從嘉志德俱涼，非社稷之寄。」盛稱：「從善器度崇偉，真神人之主。」嗣主由是積怒不已，逐於饒州，尋殺之。謨始殺陳覺，迨唐鎬除謨，罪亦見誅，不亦可乎。

朱元者蒲津人，在本府節度使李守貞為從事，周太祖輔少主，將禪代。守貞不從，太祖帥師圍之急，乃使元洎李平奉表來乞師。嗣主以某州節度使李金全為北面行營招討使，與劉彥貞、查文徽、魏岑等將兵救之。聞其城陷而守貞自焚，乃班師。

因是署元以文資與平，累遷至尚書郎。及周師伐淮南，諸郡守將皆遁。時元帥萬餘眾克平舒州。會元帥齊王景達與監軍陳覺有隙，疑其將叛。遂密表請遣元詣濠州議事，元聞命，恐為覺所害，將叛。其裨將時廷厚不從，元殺之。至紫金山將戰，遂以所部降於世宗。於是諸軍大潰，景達、陳覺亦奔還。嗣主怒議斬元妻子，妻乃查文徽之女。文徽屢表雪之，誠款懇切。嗣主署其表曰：「只斬朱元妻，不殺查家女。」文徽乃無辭。世宗以所叛之眾別作一營，以元為蔡州刺史。